

歷代名畫記卷第十

唐河東張彥遠撰

唐朝下

《歷代名畫記》研究

雲朵

第六十六集

王維字摩詰太原人年十九進士擢第與弟縉並以
詩學知名官至尚書右丞有高致信佛理藍田南置
別業以水木琴書自娛工畫山水體涉今古人家所
重之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历代名画记》研究 / 上海书画出版社编. —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07.1
(朵云)
ISBN 978—7—80725—229—0

I . 历... II . 上... III . ①中国画—绘画史—中国
—古代 ②历代名画记—研究 IV . J212.09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60529 号

《历代名画记》研究 (朵云 66 集)

◎ 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市延安西路 593 号

邮编：200050

网址：www.duoyunxuan-sh.com

E-mail：shcpph@online.sh.cn

上海文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制版

上海精英彩色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 × 1168 1/32

印张：10.5 印数：1—1,500 字数：30 万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725—229—0

定价：32.00 元

歷代名畫記卷第十

雲

采

第六十六集

《歷代名畫記》研究

唐河東張彥遠撰

主 编：卢辅圣
副 主 编：舒士俊
责任编辑：彭 莱
特邀编辑：毕 妃
装帧设计：潘志远
目录翻译：徐佳音
技术编辑：杨关麟
责任校对：柏 龙

朵雲

第 66 集

卷首语

7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的整理与研究 罗世平

文献研究

- | | | |
|-----|----------------------|----------|
| 31 | 关于张彦远及其《历代名画记》 | 余嘉锡 |
| 36 | 艾惟廉《唐及唐以前绘画文献》简评(节选) | (荷)许理和 |
| 55 | 《历代名画记》疑议 | (日)岛田修二郎 |
| 90 | 《历代名画记》的撰述过程 | (日)冈村繁 |
| 118 | 《译注〈历代名画记〉》(选译) | (日)长广敏雄 |
| 143 | 《历代名画记》札遂 | 饶宗颐 |
| 153 | 《历代名画记》札记(三则) | 阮 璞 |
| 169 | 读《历代名画记》札记 | 张仲权 |

- 179 《〈历代名画记〉》笔札——读《画学丛证》 王霖
187 《历代名画记》版本源流考辨 毕斐
214 《历代名画记》文献考 韦宾

理论研究

- 242 《历代名画记》的结构理论与方法 宗白华
255 《历代名画记》与士人绘画观的形成 白适铭
300 张彦远的自然论及其五等论画说的形成 邵军
323 《历代名画记》研究参考文献目录 毕斐 李雪芬

- 7 The Arrangement and Research of *The Records & Commentaries on Historical Famous Paintings* Luo Shiping

STUDY OF DOCUMENTS

- 31 About Zhang Yanyuan and *The Records & Commentaries on Historical Famous Paintings* Yu Jiaxi
36 Brief Comments on W. R. B Acker William's *Some T'ang and pre-T'ang Texts on Chinese Painting* (Holland) Xu Lihe
55 Doubts on *The Records & Commentaries on Historical Famous Paintings* (Japan) Dao tian Xiu er lang
90 The Writing Course of *The Records & Commentaries on Historical Famous Paintings* (Japan) Gang cun Fan
118 *Interpretive Notes on The Documents on The Records & Commentaries on Historical Famous Paintings* (Extracts)
..... (Japan) Chang guang Min xiong
143 Interpretive Notes on *The Records & Commentaries on Historical Famous Paintings* Rao Zongyi
153 Notes on *The Records & Commentaries on Historical Famous Paintings* (Three Pieces) Ruan Pu
169 Notes on *The Records & Commentaries on Historical Famous Paintings* Zhang Zhongquan
179 Notes on *Study on Ancient Painting Theories*—Study on *The Records & Commentaries on Historical Famous Paintings*
..... Wang Lin
187 The Investigation on the Editions of *Records & Commentaries on Historical Famous Paintings* Bi Fei
214 A Documentary Study of *Records & Commentaries on Historical Famous Paintings* Wei Bin

STUDY OF THEORIES

- 242 The Theoretical Structure and Method of *The Records & Commentaries on Historical Famous Paintings* Zong Baihua
255 The Formation of Literati Painting Concept and *The Records & Commentaries on Historical Famous Paintings* Bai Shiming
300 Zhang Yanyuan's Theory on Nature and the Formation of His Painting Theory of "Five Ranks" Shao Jun
323 The Index of Articles and Books on Research to *Records & Commentaries on Historical Famous Paintings* Bi Fei Li Xuefen

卷 首 语

20世纪以来，日本人最早展开对《历代名画记》的研究，并长期保持国际领先地位。这批学者以小野胜年、谷口铁雄、冈村繁、中村茂夫、岛田修二郎为代表，他们不仅注重校勘、考异等基础研究，还涉及张彦远其人、成书过程，并对许多重要理论问题予以阐释。但因没有完全了解此书的版本情况，日本学者的整理和研究亦有无可避免的失误。

在西方，伯希和(Paul Pelliot)是汉学家中首先对《历代名画记》予以关注的佼佼者。还有许多学者译介《历代名画记》，如喜龙仁(Osvald Sirén)、罗丽(George Rowley)、苏伯(Alexander Soper)、大维德(Sir Percival David)、卜寿珊(Susan Bush)等。真正代表西方《历代名画记》研究水准的当属艾惟廉(Dr. William R. B. Acker)的两卷本《六朝暨唐代绘画文献选编》(*Some T'ang and Pre-T'ang Texts on Chinese Painting*)，这部著作成为西方读者研读中国古代美术文献最重要的读物之一。本集所选许理和(Eric Zrcher)的文章对此书作出了中肯的评价。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者有关中国古代美术史的著作大量涌现，这批著作带动了专题研究的展开。三四十年代，相继出现了傅抱石《中国绘画理论》、王世襄《中国画论研究》、李长之《中国画论体系及其批评》。这三部画论著作旨在整理中国古代绘画文献，又各具面目。本集节选宗白华一文便回荡着李长之的余音，差可看作20世纪上半

叶中国《历代名画记》研究的尾声，同时也是 20 世纪下半叶研究的先声。同时，余绍宋、余嘉锡在论及《历代名画记》时都将视线指向了清代四库馆臣和周中孚。余绍宋在他的《书画书录解题》中首揭《历代名画记》为史书体裁，视之为“画史之祖”。本集所收余嘉锡一文选自他的《四库提要辨证》，其中引述了两段《历代名画记》的文字，一为记其此书内容梗概，一为论此书之成书经过，于此，余氏则按而不断，完全服膺周中孚的看法。

20 世纪下半叶，《历代名画记》研究较之以往，在研究范围上有新的拓展，但就某些方面来看，或在低水平上重复前人所论，或重蹈前人覆辙，突破性的研究乏善可陈。

20 世纪 60 年代以降，掀起了中国近代以来整理《历代名画记》的热潮。对于《历代名画记》的考订和析疑始于俞剑华校注的《历代名画记》，他对张彦远在史料运用和文献辑录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质疑。张仲权在其《〈历代名画记〉札记》一文中列十五则，对《历代名画记》文本或校其疑端，或正其讹误，或补其不足。本集所收饶宗颐、王霖的文章有助于我们对于中国早期画史的认识，以及探讨张彦远对于艺术史的理解方式。阮璞有感于明清文人在画学研究上遗留下来的不良学风和文风，对画学著作中许多学术问题和“常识”问题作了考订，结集出版了《画史丛证》一书。他所针砭的对美术史文献的随意解释在 20 世纪下半叶的《历代名画记》研究中时有泛起，其中许多论点与四十余年前李长之、宗白华对《历代名画记》的认识如出一辙。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历代名画记》作为一门课程进入大学，多篇研究《历代名画记》的学位论文已经完成，并有三部有关张彦远及其《历代名画记》的专著出版。本集所收白适铭、毕斐的文章便出自他们的学位论文。

对于《历代名画记》所涉林林总总问题的真正把握和理解，还需要做许多工作。本集《朵云》所收文章大致体现了 20 世纪以来《历代名画记》的研究情况和现状，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文章仅代表作者的见解，希望读者给予批评。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的整理与研究

罗世平

论文提要 本文回顾了《历代名画记》成书以来，在古代的抄刻和考订情况，重点评述了20世纪以来中外学者对该书的校注与研究。通过本文的综述，大致呈现出了一个由中国、日本以及欧美学者共同建构的《历代名画记》的学术脉络。

治中国上古及中古绘画史的学者，《历代名画记》是一部必读的书，书的作者张彦远也是必定要知道的人物，而在用《历代名画记》作研究的过程中，又因所据版本的不同，曾引发过学术见解的分歧，于是追索版本源流，校勘原著文字又是学者们不可回避的工作。自从公元9世纪《历代名画记》问世，到今天为止这一千二百余年间，由读书到使用到整理研究，大致构成了研究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的学术脉络或者说学术史。参与其中的学者不只限于中国本土，也有日本和欧美的汉学家和美术史家，因此，这个学术史又是由国内外学者共

同建构起来的。

一 明清人的抄刻与考订

《历代名画记》是唐代书画家兼鉴赏家张彦远编著的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绘画通史著作，因其内容宏富、体制完备而备受后代的重视。北宋立国不久，宋太宗于太平兴国三年（978）纂集《太平广记》，太平兴国八年（983）又集《太平御览》，这些大型的类书中有关早期绘画的内容多由《历代名画记》中征引，宋熙宁年间（1068—1077）郭若虚撰《图画见闻志》和宋宣和年间（1119—1125）米芾著《画史》，其中都有录自《历代名画记》的内容。见诸宋元人图书著录者则有王尧臣《崇文总目》、欧阳修《新唐书》、郑樵《通志》、王应麟《玉海》、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尤袤《遂初堂书目》、陈骙《中兴馆阁书目》、马端临《文献通考》和脱脱《宋史》等等。绘画通史的撰述之风也因《历代名画记》而起，接续其后而编的绘画通史著作，流传较广的在北宋有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南宋有邓椿的《画继》，元代有夏文彦的《图绘宝鉴》。在这些续编者的心目中，《历代名画记》几乎是他们的撰述样板。

《历代名画记》的流传以抄本为先，前述北宋的官修类书依据的即是抄本。到南宋理宗时（1224—1264），首都临安的书棚才开始将《历代名画记》雕版印行，出现了流传的定本，传到后代的即有陈道人书籍铺本。明清时期是画史著述刊刻出版的繁荣时期，坊间书棚流行的《历代名画记》抄本和刻本大致不出临安府的刊印本。我们今天所知的抄本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和日本九州大学图书馆各藏有一部，应是明清人的手笔。现存的刻本中较早的也是明嘉靖（1522—1566）本和明万历二年至三年（1574—1575）间王世贞的郧阳初刻本。王世贞刻本因其版式行款模仿南宋风格，故被认为是与南宋陈道人刊本血缘最近的仿刻本。^①这以后流传的刻本有明万历十八年（1590）王元贞的《王氏画苑》金陵重刊本、明崇祯年间毛晋汲古阁的《津逮秘

书》本、清乾隆年间的《四库全书》本、清嘉庆年间张海鹏的《学津讨原》本等等。要言之，《历代名画记》的早期抄本和南宋刊本今天已经见不到了，流传到今天的《历代名画记》有抄本和刻本之分，是明清人所为，它们均由南宋刊本的母体中析出。自然，在这些抄本和刻本中也留下了明清人的眼光和见解。

王世贞郧阳初刻本因刊刻匆忙，又“分刻之襄南二郡”（王世贞《重刻古画苑小序》），未得精校，多少有些瑕疵。王元贞的金陵刊本差不多是按郧阳初刻本依样翻出，情形并不好于初刻本。到明末毛晋重新刻书时，他将《王氏画苑》做了一次校订，改正了其中的一些错误，使得《历代名画记》有了一个优于前人的刻本。这样，毛晋的《津逮秘书》本《历代名画记》就成为现存版本中流传最广、使用得最多的一种。毛晋在校订过程中，还有两点学术贡献。其一，他注意到宋人关于《历代名画记》与另一本绘画著述《名画猎精录》作者的不同说法，对马端临《文献通考》的看法采取了审慎的态度。在《历代名画记》的跋中，他说：

马氏《经籍志》云：“《名画猎精》六卷，唐张彦远纂。记史皇以降唐画工名姓，及论画法，并装背裱轴之式，鉴别阅玩之方。”今此书罕传，即彦远自叙，亦止云《历代名画记》，而不及其名，意大略相似耳。

毛晋不加肯定或心存怀疑的说法，引出了宋人对二书关系的一段意见分歧。关于《历代名画记》和《名画猎精录》二书，北宋郭若虚撰写《图画见闻志》时均作过著录，题曰《名画猎精录》，撰述者为“亡名氏”，《历代名画记》的作者是张彦远。显然，郭氏并不认为《名画猎精录》是张彦远的著作。变化出现在南宋时期。南宋人编修的《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尤袤的《遂初堂书目》将《历代名画记》和《名画猎精录》一起著录，似乎暗示作者为同一人。郑樵的《通志·艺文

志》著录二卷本《名画猎精录》时，已将是书的作者署名为张彦远。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和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著录的《名画猎精》，不仅将是书归在张彦远的名下，而且著录的卷数由二卷变成了六卷，其变化之大则不得不让人产生疑问。

其二，毛晋注意到《历代名画记》的成书与张氏家族的收藏背景，他在跋《法书要录》时说：

陶隐居（宗仪）每患无书可看，愿作主书令。晚爱楷隶，又羨典掌之人……迄河东张氏三世藏法书名画，彦远又能汇其祖父所遗，成二书以记录书画之事。令陶隐居复生，不知又作何愿也。

张彦远因其家“三世收藏法书名画”的先天条件，才使《历代名画记》的撰述成为可能。这是毛晋的看法。虽然毛氏对河东张氏家族未作更多的考索，但他的上述提示为后来人提供了继续讨论的空间。

清代有关《历代名画记》的讨论，起于乾隆年间《四库全书》的编纂，基本前提不出毛晋的提示，其中讨论尤多而最能体现学术价值的是《名画猎精》与《历代名画记》的关系。

乾隆四十七年（1782），《四库全书总目》初稿完成，在为《历代名画记》拟写的卷首提要中，四库馆臣翻出旧案，引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为依据，否定了晁公武等人把《名画猎精》一书归于张彦远名下的说法。这个意见在乾隆五十四年（1789）的《总目》定稿中作了明确的表述：

晁公武《读书志》别载彦远《名画猎精》六卷，记历代画工名姓，自始皇以降，至唐朝，及论画法并装背裱轴之式，鉴别阅玩之方。毛晋刻是书跋，谓彦远自序止云《历代名画记》，不及此书，意其大略相似。考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叙诸家文字》，列有是

书，注曰：无名氏撰，其次序在张怀瓘《画断》之后，李嗣真《后画品录》之前，则必非张彦远之作，晁氏误也。^②

《总目》提要的意见代表了有清一代学术的正统观点，尤其是在武英殿刻版流通之后，影响更是深远。在随后清朝的百余年间乃至今日，学术界在《历代名画记》和《名画猎精》二书上仍以四库馆臣的见解为主导。

到清朝咸丰年（1851—1860）之后，有了来自非官方学人的不同声音。《郑堂读书记》的作者周中孚从比较二书的篇章结构异同入手，提出了不同于《总目》提要的新见解，认为《名画猎精》应是《历代名画记》的初稿。他在“历代名画记”条下辨析二书关系如下：

晁氏云，唐张彦远纂，记历代画工名姓，自史皇以降至唐朝，及论画法、装背裱轴之式、鉴别阅玩之方。今以其说校之，是书（《名画猎精》）所谓历代画工名姓云云即（《历代名画记》）卷一之第三篇，并装背裱轴之式即卷三之第四篇，鉴别阅玩之方即卷二之第五篇，论画法即各卷诸篇是也。盖其初稿曰《名画猎精》，后续成历代小传，另编为是记，而未及移卷一之第三篇冠于历代小传之首也。其初稿本虽不载入史志，而别自流传，晁氏因得以志之尔。至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列有《名画猎精录》，竟注为亡名氏。校郭氏虽在晁氏之前，然其鉴赏图画则妙矣，恐簿录之学万不及晁氏也。今则《猎精录》久佚，而是记独存。

周中孚的“初稿说”建立在二书文本的比较上，并没能提供更多有说服力的佐证，所得的结论仍然只是一种推测，所以也就动摇不了《总目》提要在学界的权威性。不过，作为一家之言，周中孚所投之石激起的浪花在近现代中日学者的研究中曾有过回应。

二 20 世纪中国学者的校注与研究

进入 20 世纪,中国学者对《历代名画记》再次产生兴趣,是基于西学传入的背景。直接的起因是西式美术教育体制的引入,按民国初年教育部颁布的教育大纲,美术专业的学习中设有美术通史课程,为适应新式教学的要求,新编美术通史教材涉及到中国中古之前的内容,《历代名画记》自然是首选的文献。最初使用《历代名画记》,主要是引用其中的史料,对它的整理校释稍有留意或在部分章节上有所辨析的通史著作仅有潘天寿《中国绘画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 年初版)、郑昶《中国画学全史》(上海中华书局,1929 年初版)及俞剑华《中国绘画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年初版)等为数不多的几种。此外还有一个间接的起因,即是一批学者先后从日本和欧美留学归来,他们用新的眼光和方法重新审视中国的文化传统,在古代画学著作的整理和研究上提出新见,《历代名画记》的研究从这时起,也逐渐离开明清学术的故道,启开了新的局面。

1 《历代名画记》的整理校释

《历代名画记》最初的整理校释开始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个时期的学界一方面接受西学的熏染,一方面又维系着中学的基干,具体到《历代名画记》上,看法和角度自然与明清学者有了区别,能反映这一时期学术特点的成果是余绍宋的《书画书录解题》和余嘉锡的《四库提要辨证》。

余绍宋因撰写《书画书录解题》这样一部中国书画类的专业目录学著作,故利用《四库全书总目》较多。在涉及《历代名画记》的评介时,余氏对《总目》将《历代名画记》视为绘画著录之书深为不满,他从《历代名画记》的撰写体例分析入手,将卷一至卷三的“论”和“叙”这部分“盖通纪画学及不能分述于传记之事”的内容,与正史的书志相比照。将卷四至卷一〇的画家传记与正史的人物纪传体例相对应,条举书中的写法实例来说明是书严格地遵守了《史记》以来的传统史

法,首次论证了《历代名画记》的史书体例和画史性质,并给予“画史之祖”的高度评价。余绍宋的这一解题,为后来古代画史著作的分类整理编纂开了先例。

余嘉锡是一位文史知识深厚的学者,他撰《四库提要辨证》意在补其阙疑,指其舛谬。在有关张彦远与《历代名画记》的问题上,参用金石碑刻资料,较详细地讨论了张彦远的家世以及《历代名画记》的成书经过等内容,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余绍宋与余嘉锡对《四库全书总目》虽都有指责,但立场有所不同。余绍宋持论多予以否定而趋同新论,余嘉锡则补缀完善,增饰其美。例如《书画书录解题》在论及《名画猎精录》与《历代名画记》的关系时,赞赏周中孚的“初稿说”,甚至以为《名画猎精录》“或即《历代名画记》之异名”。余嘉锡则于此一节不置可否,这也许表明了他的保留态度。

三四十年代,中国学术受到战乱的干扰,一些已有的学术项目和设想不得不搁置起来,处于动荡中的学者也只能根据现实条件做些临时性的研究工作。这期间若期待《历代名画记》的研究有更大的进展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但关注这方面研究的学者并没有停下工作,仍有部分值得关注的成果。如王世襄、傅抱石、史岩等学者在他们从事中国古代绘画史论研究的过程中,都曾部分涉及到《历代名画记》的版本和校释,其中傅抱石关于顾恺之《画云台山记》的整理校勘,史岩关于古画评三种的考订,是这个时期关系到《历代名画记》部分内容的整理校释中最值得称道的成果。

傅抱石早年曾留学日本,回国后从事中国画和美术史论的教学,对古代山水画的研究投入的精力较多,先后撰写了《论顾恺之至荆浩山水画史问题》(1933年)和《晋顾恺之〈画云台山记〉之研究》(1940年)两篇论文。傅氏在讨论东晋画家顾恺之《画云台山记》之前,首先对原文进行了整理校释,选用的校本以《学津讨原》本《历代名画记》和上海同文图书馆石印本《佩文斋书画谱》(1920年版)为主,同时参

考了日本学者已有的校勘成果,将原文中的夺错衍误作了校改,通顺了文理和文句,以求得对原文的正确理解。傅氏校勘《画云台山记》,目的虽不在《历代名画记》,但因《历代名画记》是集中保存顾恺之画论的祖本,故在客观上起到了校勘《历代名画记》的效果。

美术史家史岩在教学和研究过程中深感古代绘画文献“历经辗转传抄翻刻,伪谬更百出无穷”的问题,早拟有校订的计划。抗日战争爆发后,他随金陵大学移席四川成都,因探研中国画学宗派源流,对于古代画学文献,“欲加援据,苦无定本。爰经拨冗抽暇,荟萃世传各本,信手钩乙”^③。这次选校的古画评共计三种,分别是谢赫的《古画品录》、姚最的《续画品录》和彦悰的《后画录》,这三种画评虽有多种单行本传世,但均是后人从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辑出。史岩的工作分投在校勘和考订两个方面。他的校勘分三阶段进行。第一步各本互校。选用的版本有汲古阁《津逮秘书》本、《说郛》本、《古今图书集成》中华书局影印本、《王氏画苑》影印本等六七种。第二步征引书互校,即“用后世曾援引此类画评之书,对勘初校本”。所用的书目版本有王氏画苑本《贞观公私画史》、《唐朝名画录》,《学津讨原》本《历代名画记》、《宣和画谱》,上海积山书局光绪甲午(1894)石印本《太平御览》等七种。第三步品藻书互证。这次参校的图书多至四十种以上,凡是唐宋以来与三种画评关系较密切的图书尽量用作校勘参考,必要时取来与次校本互证,收获较多。他的考订,集中在每部书前的《总考》中。所考内容围绕作者的里籍生平、书名原始、品目差别以及该书的历史地位等诸方面进行,尤能体现作者的学术见解和史学功力。该著作于1941年完成,后得哈佛燕京社经费资助,1947年由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印行。史岩的校勘考订较此前学者所做的工作更具学术规范,代表了20世纪前半叶绘画史籍整理校释中的最高水平,也对20世纪后五十年《历代名画记》的整理研究起到了示范的作用。

《历代名画记》的系统整理校释的成果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1963年,北京和上海各出了一种《历代名画记》的点校本。北京人民

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美术论著丛刊》本《历代名画记》，由秦仲文、黄苗子合校，选用《津逮秘书》本、《王氏画苑》石印本和《学津讨原》本为底本互校，加以标点，方便阅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画史丛书》本，是于安澜以《津逮秘书》本为底本，以《学津讨原》和他本为校本，采用了对校和他校的方法进行点校的。为了方便读者阅读和检索，校本改过旧版书中的古体字、异体字和讳字，并作新式标点，又编制了人名索引，还将有关张彦远及《历代名画记》的相关资料附录于后。通过这些改进，于氏校点本的优点就有了较充分的体现。于安澜对画学文献曾有分类整理的计划，先校画论，继以画史、画迹。^④《画史丛书》辑校于 20 世纪 50 年代末，收著作二十二种，《历代名画记》编入丛书第一册中。按《画史丛书》的体例，他把画史文献按断代类、地方类、别史类、笔记类分别入编，《历代名画记》被置于断代类下。这种分类辑校的方式与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的分类框架前后相呼应，反映了中国近代史学方法的特点。

1964 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俞剑华《历代名画记》校注本。俞剑华自早年写作《中国绘画史》时，就开始注意古代绘画论著的整理，在校注《历代名画记》之前，曾整理编纂过《中国画论类编》（1955 年，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主持过《顾恺之研究资料》的整理。俞氏校注《历代名画记》选用的版本也是以较常见的《津逮秘书》、《古今图书集成》、《佩文斋书画谱》进行互校和句读，所出注释则相对简单。俞氏校注本虽是中国现代学者所出的第一种《历代名画记》的校注本，但就其学术性而言，还没能超出史岩《古画评三种考订》。

《历代名画记》校注初具现代学术规范的成果是孙祖白的《历代名画记校注》。这是孙氏的一部遗稿，1982 年起在《朵云》杂志连载。孙氏的校注采用了类似史岩的方法，除选用影印《津逮秘书》本（即《丛书集成初编》本）为底本，以明嘉靖本、《王氏画苑》本、《学津讨原》本、《佩文斋书画谱》为校本外，同时参用了与《历代名画记》密切相关的书籍，如《太平御览》、《寺塔记》、《文选》、《路史》、《淮南子》、《广